



雪玫瑰

侯晓凤 著

作家出版社

侯晓凤 著

雪玫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玫瑰/侯晓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10
ISBN 7-5063-2207-2

I. 雪… II. 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932 号

雪玫瑰

作者: 侯晓凤

责任编辑: 宜 适

装帧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2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07-2/I·2191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侯晓凤 杭州市人。理学硕士（生物遗传工程）。硕士阶段在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从事国家“863”课题：人类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研究。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并在英语语言文学、法律专业方面攻读深造。先后从事过教学、医学、科研和编辑工作。有相应的学术论著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别梦凌霄》，中篇小说《男人的情德》，短篇小说集《殉情》，纪实散文集《千古情怀》，抒情散文集《红烛天南》、《魂渊清泉》等，杂文集《世界微尘里》、《江水江花岂终极》，随笔《古情悄然》、《玉枕玉床还在不》等，诗集《风飘飘雨潇潇》，古诗词集《青冥长天》，生态文学《神秘的大自然——献给未来的遗传学家》。

雨霖铃

白雪依依，复天国在，圣袞依稀。红尘世
态无绪，寻觅路，白骨青山。血泪相揉大千，
盼神州凝见。念去去，深明忠义，故国茫茫从
天来。重情千古伤离别，更有那，怀世女儿天！
红袞绣鞍何处？松涛海，长江五岳。寒暖冉冉，
终逢晓林雪袞常色。便纵有玫瑰风情，梦了潇
潇豁！

——侯晓风

序 言

——本我、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时代的“快乐原则”，即以宣泄的哭声以达到身心的需求，是一种“本我”，这种“本我”伴随我们长大成人，但增补了一项“现实原则，”并逐渐以此替代或试图以克服“快乐原则”，那便是具有粉饰或修炼后的“自我”，这种调整的过程，决定人的不同层次的“琴心三叠”，即磨炼自我的深度。自然人生苦海也含此意。最圣明的“仙境”地带，便是“超我”，即忘我。

“仙境”是无国度的。中国古代《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叙：“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之居。”人的灵魂能入仙境，便是最高自由的“超然飘逸”，自觉也轻快无比。其实从本我到超我的过程，应该化解为入世与出世的转归与开启，仿佛两道心灵的门，前门是入世，后门为超世或出世。齐家治国平天下，需怀“忘我”。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那部用心血凝聚的我的长篇处女作《雪玫瑰》，如果有一天，天时地利人和，她出版了，与朋友们见面了，我会说这些话，将她作为序。

我亲爱的朋友们，世上的朋友们：在这个纷繁的世间里，冰冷了又温暖，温暖过又冰透了的那一片片、一层层，冉冉泼洒着您一个俯仰即逝的人生时，如果您曾渴望平等博爱、神州锦绣，渴望心的理解，情的咏叹……然而，您却更多地承受与体尝的是苍凉的悲哀与壮观的沉寂，甚至还有深深的叹息与无奈……请您不要苦闷，不要徬徨，不要感伤入心，不要忘却善良和人生的道义。无论您是父亲还是母亲，是兄弟还是姐妹，是黎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甚而清贫学子，流浪漂泊……请您自己做自己人生的导演、编剧、演员，谁也无能摧垮您，只有您自己。那么请您读一读《雪玫瑰》的苏静……您会感觉，憋了许久的语言，心中的情，像许久的泪，出落得像泉水，像雪野。茫茫大洋，我之凡人，能不作一次瞬间的泛舟吗？

冻白的信仰，凝固的情怀，会像一个宁远的春天，重新祛冻化凝，拥抱您；烦躁与浮华诱驱的不安与困惑，将孤独地踉蹌着薄薄的晨露，化为白玉般的晶莹……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原本就是为了爱，岂能让空乏凄怆的功名利禄，曲曲勾勾，蛮横傲慢地夺走人间潇潇之情……我们翩翩而来，款款而去，留给世间是古石台阶，还是一片净土，像树的落叶，洒满三千世尘……绿野青山肥沃了，雪融化了……

我的朋友，亲爱的朋友，请您读一读苏静和她的同伴们，几代人溯源的故事吧！

清晨夜晚，黄昏与古典的虚墟，那漫漫长路的疲惫与吸引，都将化为梦里的雪玫……

作 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

—

美丽的春天慢慢沉落在闪着雪光的原野上，暴风雪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可爱的大都市郊外，被松林环抱的东方医学院静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围绕着我们的是天和地，腾起的是火红的夕阳和松林的涛声，还有那不远处星星点点散布在群山斜坡上的红瓦绿墙的房屋，酷似别墅的小院。初春的南国，飘来阵阵幽香，似忘却了昔日寒冬的凛冽，小桥流水点缀的一片净土，而今一改旧颜，像一座神奇的魔术园涉入人世间。寂寞的田野，滚滚的车轮，穿梭的五颜六色的轿车，西装革履的新型“绅士”，浓妆淡抹的时尚“小姐”，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这一切欲与古朴的东方医学院争艳斗奇。

已是黄昏，夕阳倾洒学院的松林，仿佛深情地凝视着正亲切地向您走来的苏静，凝视着她美丽清纯的脸上那一双蕴含诗意的眼睛。

这年的春天，风刮得真紧！苏静照例在松林里漫步，春风激荡着苍翠的松林，透着她清溪泻雪般的神韵，仿佛在叙述一个感人的故事。5年来的学院生活，苏静视这静谧的黄昏松林地带，是她心灵的一种向往。

袭来的春风枕在她微微上翘的黑黑睫毛和一头乌黑的秀发

上，仿佛正在拨动她心中的琴弦。她迎着扑面而来的春风，坦然地望着身旁那棵直冲天宇的参天古松，古松下静静地躺着的那块古老大岩石。这一切，她是极爱的，犹如她心中原本所爱的一切……她用纤细的手指，拨开眼前被风吹拂的一缕秀发，陷入深深地沉思：“树下的那块古岩，依然存在，可它却在我心中化作一丝淡淡的诉说，像是森森细细地让浪漫的霓虹都城里的学海圣地脱颖而出一个人生的坚毅，它使我想起人们对人生理解的距离。是什么给予了现代人谓之的‘自我’，从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我曾与儿子飞飞一起静静地坐在这块古岩上，想过多少回、多少次，留下了多少次、多少回的朝露星夜的思索。”想到这里，苏静俯身认真地看了看古岩正中留下的那四个字：“我为人人。”这是两年前的黄昏，她带着飞飞在这里刻下的毕业留念。她重新用双手温柔地抚摸着，她忘不了那“人人”两个字是飞飞刻下的，她的眼睛湿润了，两滴泪珠从睫毛上滑了下来。她重新陷入沉思：“在这个世间，在我这一生，什么都无法毁灭我的希望和理想，我现在依然想去改变人与人的距离，使它不至于玷污了滚滚风尘……”想到这里，苏静情不自禁转过头，注视着那条通向学院癌症生物治疗中心的青青石板路，仿佛这条路东侧的林荫大道上重新再现当年并肩而行的那些同窗们，她想：“谁都在前进，谁都没有被吞没，那该多好！”当她的睫毛慢慢垂向地面时，她清楚地看见了古岩周围正有恣意生长的杂草，正蔓延在松林生长的黑土地上。

.....

正赶着这一时节筹划婚礼的留校硕士生、学院病理教研室的赵松海、刘小婷，此时此刻正在“新房”那张回味黯淡、灰蒙白浩却又不失文明的大理石桌面上，在大红婚礼的请柬上，签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刘小婷总算怯怯地放了心，眼睛正沉迷于

绫罗绸缎般的花墙，突然对赵松海颇具教养地说：“装饰墙上的古绸缎似的花，一个个像折枝花朵，有种创楚感……”他，是位神情飘忽、态度傲慢的高个子男人，穿一套灰色夹克，甩动手里的钢笔，转动着不大不小的眼睛，写几张，停几下，伸伸腰，流露着洋洋自得的神情，对着说话的刘小婷，脸上掠过一个拼凑般的微笑，一个刘小婷称之为山区农民儿子的微笑，苦不苦，甜不甜。“请她吗？”赵松海问得不太自然。“谁？”刘小婷挪动脚步，靠近他的耳边，她踮起脚尖才形成一个1.58米的身高，伸长脖子，挺着鼓鼓的胸脯，操起噪音的嗓子问。“苏静。”她听见了他的回答，便恢复了原状，不过1.52米左右的个头。她直挺挺地背靠着桌面，拨弄着随手抓起的一支圆珠笔，冷冷地说：“请呀，不请也得请。”她的眼睛垂落在他书写的最后一张请柬上，圆脸肌肉开始抽动，两嘴角下滑，沉睡了三年的妒忌像一条毒蛇咬着她的神经。妒忌的结果是攻击。只见她太阳穴青筋搏动，绯红的脸多少有点像发紫的猪肝，愤愤地朝着他说：“真够意思，那两个字写得真够精神。”是的，刘小婷岂能不如此呢，她懂得自己是高干的女儿，应该是尊贵的。赵松海毫不费力地发现了她鼻孔里的叹息，他知道她看见的不是那两个字，她看见的是苏静那清纯的脸上散发出的那股青春，那诗人般的眼睛里透出的敏锐，更有那修长谦和的身影。她恨她比这些更特别的内在，就像他那样，他也恨她。她，苏静，在他想来，将使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超越自己的才女，成为同届毕业留校硕士生中的佼佼者，眼睁睁地望着她日后不久第一个手持鲜花，登上出国深造的飞机舷梯，第一个成为教授的候选人，第一个……“好了，收齐了，明天我去发了！”刘小婷一边向赵松海打着官腔，一边抖动着手左腿。“几位当官的，我会去请。至于一些教授吗，你去请。记住，还得带请柬，质量要上乘的。”因为她记得去年是谁“垂青”于她，在

她与苏静等人的课题申报竞争中，使她“逾越”了苏静。无论过去和现在，她都不时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目标，为什么她们就能够？我不愿意她们成功。”渴望跃跃欲试在不远的将来破格晋升教授的赵松海听了刘小婷的“交待”频频点头，可他心里却在说：“不是我听你的，而是要让你听我的。”他逐个地评估与他同届毕业留校的同学，除了苏静，第二个就是那位留着运动式短发的唐文，一双热烈的棕褐色大眼睛，格外特别。苏静与她，还有微生物教研室那位魁梧憨厚，风趣诙谐的周策明和他的妻子，素称“林妹妹”的林珊，都是插队知青一跃而起的大浪，也都是不甘屈服的。然而，赵松海最难宽恕的不是仅几个同窗，而是他们的执著映衬着他的苦色。他已开始觉察到信仰的丧失。近年来，在他脑海里飘浮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与苏静、唐文同在生物医学教研室的曹冷，迈着英气勃勃的步伐，跨入他的办公室，直视他的双眼，曾对他说：“松海，我们有你这样的一位同窗，真有些害臊。”这些赵松海都记在心里，他以讪笑的神情关注着自己，关注着他们，关注着这个世态，适当的时候来一套文明的玩艺……

这是春天的一个夜晚。

学院已夜深人静，空寂与苍凉仿佛神秘般地在等待着。教师公寓那一片树林花草飘来的香味，簇拥着如水的月光，一泻如瀑地映入602室。时时渴望着、努力着想让整个世界都拥抱着她亲爱的感情世界里的苏静，已进入了梦幻的世界。她朦朦胧胧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曲折的小径上，风吹起她飘逸的裙角落在松林的古岩上，她看见自己又穿上那件有着蓝条的白色水兵服，背着双肩包，怀抱着飞飞在这块古岩上坐了下来。古岩绚烂光滑得像朱栏白石，腾腾地跃出尘土，悠悠荡荡分化成几缕飞云，宛如烟雾……飞飞呢？飞飞去哪？我的背包里还有今夜的晚餐，有他喜

欢吃的土司、香肠、巧克力，还有新嫩的鱼干，还有他爱听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录音带，还有要寄给远之的信和毛衣，可我的背包呢？蓝色的背包怎么像风筝那样远远地飘走了。突然，一阵水响如雷，那块再现的古岩突然碎裂，直泻入江，松林成了江海，深有万丈，遥亘千里，照着一片小舟，飞飞稳坐在正中，怀里抱着两只白鸽，鸽子的嘴里衔着翠绿的橄榄树枝。飞飞正高声喊着：“妈妈，我来了！”水汹涌澎湃，紫青缭白，难觅其涯，惊风骇浪，又一个浪击来。瞬间，突然冒出了远之的一簇短发……“飞飞，飞飞，爸爸去哪？快，快！救生圈，救生圈！远之，这是救生圈！”什么也没有。惊醒的苏静，睁着眼睛，又闭上眼睛，默默地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不同色彩的婚礼请柬，像一幅幅人情护卫广告，穿梭在学院领导层和那些教授与留校任教的同窗中。

两种请柬，两个时辰，两个地方。下午，学院病理教研室的会议厅；晚上，都市五星级宾馆宴会厅，即将举行的是同一场婚礼。

刘小婷最终才在实验室找到苏静。她站在过道，透过明亮的玻璃，望见的不是实验室整齐的试剂瓶、整齐的书脊矗立在木制的古老棕色书架上，不是新旧交融的那些实验仪器，更不是窗台旁高高耸起的那一叠叠文献资料。自然，正中墙上悬挂的居里夫人的素描，她望一眼的感觉都是迟钝的。咫尺之距，她细细地观察的却是正在进行实验工作的苏静。而她注视的焦点，仍是那一条别具情致的乌黑的齐腰发辫，她注视着她纤细的手指紧握的笔，流畅地在卡片上不停地往返。她注视着她的一切，而一切都使她不快活。她知道苏静不愿在工作时与人交谈，她掀动右嘴角微笑后，轻轻地换了专用鞋，蹑手蹑脚挪动着圆圆的身躯，小心

翼翼地将请柬搁在靠右边的办公桌边上，又不失时机地斜着眼悄悄看了看平展在桌面上的那些实验材料，还有正搁笔未完成的那张使她惊讶得几乎发出赞叹的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素描。刘小婷不懂得绘画，也不清楚这画的究竟是谁，可她知道此刻凋零的是自己内心的富足，由画认定这必定是苏静的办公桌，她恍惚地望了望面对实验操作台的苏静，移动脚步出了门。转瞬，过道传来了一阵噤噤噤沉闷的下楼梯的声音，仿佛沉甸甸地压了一阵风。

教师公寓 602 室绿色的窗帘里传出悠悠的小提琴声。泉水般地流着，仿佛使人生紧紧把握爱恋的一切，奏出一个明媚的透亮，映出一汪烂漫的情渊，吹拂着那张优美的脸。苏静独自演奏的是舒伯特 1825 年以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克脱的长诗《湖上美人》中的《爱伦之歌》创作的《圣母颂》，她的眼睛已温柔地凝望着墙上悬挂的 3 人合影：杨远之、飞飞还有微笑的自己。

临窗倚墙的写字台上，那束艺术红梅下方压着一张纸条：“4 号，刘小婷婚礼，随带红梅。”这是苏静的安排。她每周一半的时间在学院癌症生物治疗中心从事临床与实验研究，延续她在攻读硕士前的专业特长，一半的时间在生物医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留校二年、执任讲师的苏静，正竭尽全力探索有关癌症方面的基因治疗。

3 号深夜 12 点，一阵急促的咚咚咚的叩门声，伴着一阵亲切而又焦急的声音：“苏大夫，苏大夫！”被惊醒的苏静打开门，迎面的是流着泪的实习小护士。她哭泣着诉说：“那 1 号床女工不……不行了，她说……她说她一定要见您最后一面。我趁还未接班，赶来找您。”她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抹去泪水。苏静知道，1 号床是一位特殊的下岗女工。不久前，她曾为她办理入院交款手续，为此她与住院部的一些人发生了内心的角逐。因为苏静不能

一次支付女工的入院费，请求分期交付，钱从她的工资中分期扣。这些人中的一位女人睁大困惑的双眼，翻动着女工的入院记载，前前后后看了几遍。除了女工的姓名、厂家、年龄、病情、家庭地址外，就再没有什么“特殊”了。她从收款的窗口向外探出垂落在额头的一层留海，还有袒露在胸前的金项链，望着身穿白大褂的苏静。自然她不知道，也无法理解苏静是完全另一种女性，她只知道，在她探出的那两只眼睛里映入的是一位容颜标致、清纯白皙的女大夫。于是她懒洋洋地发话了：“这女工是你亲戚？你朋友？这我管不着，我只管收钱。”说着她缩回头，转过脸，往后一伸手，抓起桌上的收款标准单和苏静递入的办理女工入院分期交款的一些说明材料和女工的入院病历，朝收费的水泥窗台上一扔说：“对不起，这是院里的规定，我又有啥办法。”苏静迅速叠好这些材料、病历，转身离开时，她听见了从窗口传来的议论。留海齐齐的女人说：“这世道真是怪了，医生自己不知哪天受了病人的好处，拿我们工作开心，尽添麻烦。”另一个女人说：“谁呀？说不准就是那年带着研究生学生会的什么材料，找了上头，硬是让我们这些后勤办公楼重建计划成了肥皂泡，说什么要建个治癌的中心，也许你碰上的就是这位特别的人。”第三个说：“得了吧，赏识她那号人的领导，那老院长现在是告老还乡了……”这些在不同窗口收款的女人，都顾不上病人排队，顾不上一个又一个忍住气喊出的“同志啊，快收钱啊！”依旧振振有词。

这些纷纷的议论，道出了世间俗人的情理。在苏静看来，就像迎面吹过的一阵风卷起的落叶，装扮成通明世道似地飘飘西去……她思忖着，她必须使这位患有白血病的女工入院治疗。她才36岁，她是这个冷漠而纷繁的世界中被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云彩，忘却在乱醉醉的人群中。就连工作了快16年的工厂，

那个曾经给予她生活源泉和自立的工厂，也被冲没了，她成了这潮水中被“沉淀”在海岸上的一粒贝壳。她的丈夫，那位从厂行政办滚入商海、平步青云走上公司总裁的男人，“高瞻远瞩”了她的“前程”，毫无牵挂地向法院起诉，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他，一个丈夫，就在妻子被决定下岗的前夕，如愿地挽起新娘的手臂，与25岁的公司女秘书，走向“新”的生活。他是经济前沿阵地的未卜先知，也是家庭责任如何“解脱”的未卜先知，他知道她活不久，他知道她无能力支付医疗费，他知道医院也向钱开绿灯……所有这些，都是女工向苏静倾述的。苏静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不久前的早晨，那个明确的诊断，使她决定让她入院。女工流泪了，为了一位医生的真诚，她诉说了她的特殊苦难……想到这里，苏静的眼睛湿润了，她毅然决然地继续向附院财务科科长办公室走去。她将一切告诉了这位副科长。她说：“副科长，你如是医生，你如果也像我这样见过这位女工，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副科长漠然一笑，客客气气地请苏静入座在沙发上，慢慢地点燃一支带长长过滤嘴的外烟，足足吸了5分钟，一口一口，一喷一吐，双眼一睁一闭后又睁大眼睛，随手打开紧临办公桌的窗户，遥望远山。突然，他从嘴里拔出一截带着黄黄过滤嘴的烟蒂，朝一只精致透亮的天鹅造型的烟灰缸里一扔，便手指着远处那茫茫一派的松林，尽量压低声音，尽量以婉转的语调说：“苏大夫，你是很有学识的人，总听说古人有先言吧，护松可能邀风，白雪宜对高人，春听鸟声，潮看水势……你的为人处世，我们后勤是最清楚的。从学院调来的吴湖天科长也是明白的。说远的那3年你带着孩子住研究生院宿舍，一张3尺半床，母子共卧，那日子也难呀！不是也为房费什么的，弄得吴科长不好办吗……你看，那学院的松林从远里望去，就只知道一片绿，可绿的有冬青、有杨柳、有梧桐、有龙柏，当然也有松

柏，可这谁去分呢？就知道那是树就行了。”他说着说着，已将双手平放在桌面的玻璃板上，又借着窗户玻璃的折射，从阳光中注视着苏静。他一直望着她的脸，望着与她个性一样特别的俊秀的鼻梁，然后说：“你看，我们而今是蹲在这个古老十八代的旧屋办公……你的处世像春风，真的为病人，那年才有了你们医生宫殿般的癌症生物治疗中心，这也多亏你，还有老院长他们。”他说话的时候，心里却在想着：“可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他知道苏静认准了要干的事，总要干成，最终也总会有人前呼后应，说不定也总会从哪里冒出一位领导人物、先进人物，拍案定夺的。想到这一层，他便转过话题说：“苏大夫，你为这样一位女工解难，这是一种精神嘛，就像60年代、70年代常说的精神是无价的。雷锋不也是帮助无亲无故的有难的百姓吗。可是时代在前进呀，都90年代了，医生从工资分期付款帮助一位患病下岗的女工，为社会、为政府尽她家人不能尽的责任，更是一种精神，雪中送玫瑰，这美德可贵啊。我跟住院部打个招呼就行了。”副科长留下了苏静叙述应为女工分期付款的说明材料，望着苏静离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所有这些都像发生在昨天。昨天的女工，她还活着，还能看见这个世界有这样一位医生，还能滚动着热泪述说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还能想象着有一天她能健康地站起来，要十倍努力地去做人。她是一名普通的下岗女工，一位普通的勤劳的优秀工人。工厂去了哪里？她不知道，她知道她将去另外一个世界，她再也不能成为全厂的三八红旗手了。

万种情怀一起涌上苏静的心，她含着眼泪，从那只黑色牛津箱子里迅速取出衣服、长裤，还有搁在床沿底下未穿的那双新鞋。她踏上那辆陈旧不堪的自行车，飞驰在通向癌症生物治疗中心的青青石板路上。喀嚓喀嚓的链条声伴随着苏静紧蹬踏脚的焦

急，滚动着松林涛声的青青石板路似乎显得格外的悠长，悠长……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长长的凝重。星星在瑟瑟抖动，月色在喃喃私语，春花仿佛沾满了露珠，一滴一清，一清一寒，寒寒点点，回报着人世。惟有靠着古松的那块古岩，仿佛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倾听着大自然的一切。

苏静很快来到癌症生物治疗中心康复病房1号床前。她眼前的床已经空了，素床白单只留着黄颜浊色的棉垫，薄薄地嵌着钢丝床的编织如网的印迹，如梭的图案沉睡在旧棉胎上，仿佛映出一种人性的底蕴。护士长正和一位护士更换床头的病历卡，翻动着一张新卡片。当她发现苏静时，护士长将手中的新卡片随手扔给那位护士，用一种悲切的口气，一缕哀伤的语调对苏静说：“苏大夫，今天不是你值班，我们想你够紧张的，值班医生能处理，我们就未去找你。再说，时间又这样晚了。”说话间，实习小护士也赶来了，恢复平静的小护士凑近苏静的身边说：“新来病人，明天下午才到，难道就不能让女工咽气后再停个片刻？”小护士说着用手作了一个圆形示意说：“红包，她们要红包。3号床的那位病人，就是咽了气，心电图波拉平了，还肯留着等家属呢，就是3号床给过她们红包。我是亲眼见着的……”护士长也许听见什么了，她用挺细挺细的说话声，用嘴角的微笑，映衬她的修养。而她的那双细眼却毫不留情地流露着一种无情。苏静只听见她慢条斯理地说：“1号床在这城里没有亲戚没有家……”不等护士长说完，实习护士便打断了她话，她想到她在女工咽气前的那一刻，是如何一再嘀咕一再请求，让女工见一见苏大夫，她记得很明白的是：她当时几乎是哭着哀求着说：“护士长，我是早来的，反正还没接班，我有时间去叫苏大夫，1号床女工……临……临死前想见一见比家属还亲的亲人苏大夫，这要求要满足她呀。至于换床更衣，我会替她洗的，我会替她找苏大